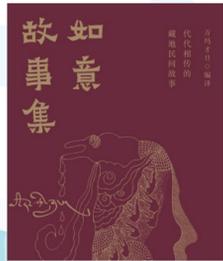


纪念

在文学与电影中重逢

——纪念万玛才旦

■余雅琴



电影《雪豹》

电影《气球》

万玛才旦作品集(四册),其中《如意故事集》《松木的清香》近期由中信出版社推出。

2023年5月8日,万玛才旦离开了我们。直到现在,我还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仿佛他仅仅是离开一段时间,随时会带着熟悉的微笑回到我们身边。前不久,万玛才旦的电影遗作《雪豹》上映,举办了不...

在万玛才旦之前,大部分深处内地的我们,是无法通过影像感知藏族对藏地的观察,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打开了极大的空间。如今,万玛曾经的美术师松木加、录音师德格才让、学生拉华加、儿子久美成列……都走上了导演的道路。他们不但继承了万玛才旦的遗产,也发扬出自己的风格,藏地电影的面貌丰富且立体。

很多时候,万玛才旦都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不论多么热闹的场所,他都是听得少,说得少。但只要有人向他开口寻求帮助,他几乎都不会回绝。我曾在很多电影节的聚会看见他被一群又一群的年轻人包围,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问题。

万玛才旦的葬礼是在拉萨举行的,他生前很多朋友和晚辈都带着酥油灯去送别,有朋友说那天天空中有特别明亮的星星,其中一颗或许就是他。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人们反复地回忆着万玛生前的点点滴滴,在不同人们的讲述中,万玛才旦的生命得到了无限的延长。

1 在拍电影之前,万玛才旦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小说家。他的第一篇小说叫做《人与狗》,发表在《西藏文学》上。《人与狗》的篇幅很短,却是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一只狗守护着三家人的安全,用生命和狼群搏斗,却未能得到人类的感激,反而因为吵闹遭到他们的厌弃。

万玛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最初用藏语写作,后来也用汉语,他同时还从事翻译工作,包括藏译汉和汉译藏。由于可以在双语世界自由穿行,万玛小说的语言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质地。

万玛曾经分析过两种语言的区别,在他看来,藏语在佛学上的语言会更丰富,相对来说文学的表现力较弱。但他随后又补充到,有人已经开始对藏地的民间词汇进行挖掘,发现藏语的文学性事实上也比想象的丰富很多。最近,万玛翻译的藏族民间故事集《如意故事集》再版发行,这本书为我们理解万玛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藏地丰富的文学滋养了万玛的创作,作家龙仁青就指出《如意故事集》的翻译对万玛后来的小说和电影创作都留下了至深的影响。比如书中“寻找”的理念就出现在他后来很多的作品中,比如电影《寻找智美更登》《陌生人》、小说《寻找阿卡图巴》《故事只讲了一半》等等。

当然,生命的无常也是万玛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他的小说遗作《松木的清香》就是借由一场意外死亡事件点出了这一点。“我”和多杰太是小学同学,最初关系不错,“我”还给来自牧区的他补习汉语,后来他成绩超过了“我”,友谊慢慢终止。多年后,两个人再度重逢,“我”是派出所民警,多杰太成了到处欠债的赌徒,他将这种差距归结为命运;再后来,多杰太因为车祸去世,“我”则负责处理这场事故……

这篇小说让人想到万玛另外一篇作品《乌金的牙齿》,同样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我”和乌金是小学同学,他总是抄我的数学作业,但后来乌金成了转世活佛,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我”还在得过且过地活着,后来我猛然想起来,人们为了纪念乌金收集的牙齿中,其实也有“我”的。这篇小说中,万玛对生者和死者之间的界限写下一段话:“乌金二十岁就死了,而我二十岁后还活着,我觉得有点茫然。如果用减法来算,今后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

2 万玛的小说篇幅都不算长,读起来一气呵成,还总有一种独特的幽默在其中。做了导演之后,他不但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有时候也将剧本改写成小说。放眼全球,像他这样同时在两个领域深耕的作家导演也几乎罕见。因为这要求创作者既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又能将抽象的文学语言转换为影像语言。

万玛的小说篇幅都不算长,读起来一气呵成,还总有一种独特的幽默在其中。做了导演之后,他不但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有时候也将剧本改写成小说。放眼全球,像他这样同时在两个领域深耕的作家导演也几乎罕见。因为这要求创作者既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又能将抽象的文学语言转换为影像语言。

据说是,万玛没有告诉演员索朗旺姆卓嘎最后的决定,全凭她个人的理解来塑造这个人物。在我们看来,这部电影颇有女性主义色彩,展现了藏地女性生育权的问题,一

不仅如此,作者还敏锐地捕捉到了直播场景中一闪而过的文学感。在作者看来,“表象即本质”,直播间里主播与粉丝的互动场景完全可以作为小说叙事方式的探索方向,把小说的要素合理地融入这一场景,让读者在视觉上心理上无限贴近他们的读屏习惯,这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文体实验。

形式上的创新来源于作者对当下生活的深度观察及冷静思考。作者为了寻找一种新的阐释力,为了探索文学深入社会场景的方式,最终所产生的奇特文本,只是实现这种意图的衍生品。如果说这些尝试侧重于文体形式的创新,在另外的小说里,作者生动了诠释了形式与内涵的协调统一。比如《西海岸手账》就是要在作者精心构造的形式外表下,凝结出一种优雅有序的文学内核。虽然《现代生活手账》这样一部小书不足以覆盖“现代生活”这一命题下的各个角落,但作者观察并书写的“局部”所具有的典型性仍然

的篇幅得以引入更多的辅助人物,完成更多的对话,对丰富故事情节颇有助益。“公众号”可发布长篇幅图文的特性,决定了它是较为接近传统文学表达的一种媒介形式。作者选取了“星座”这一广受年轻人关注的话题,惟妙惟肖地搞起了“自媒体”,向读者展现了文学存在的广泛。

充分地显露出她对生活的洞察力和身为作家的敏锐度。小说中,《白雪》《松针》关注的是古琴、茶这些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状态,远梅、头陀等形象单拎出来都是带着“古韵”的,但是置于故事当中又让人确信其实是活在现实中的,这种反差带来一种穿越时空的趣味。《小男孩》《MK女孩》《大师》的主题包含了当下都市中人们情感、物质和社交、精神的需求。为了在短小的篇幅中展开这些话题,作者摒弃了时空、动作、情绪等要素,只用对话就形成一种快节奏的奇特叙事,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文本的主题。《一艘军舰的意识》《访谈录》则体现了作者不凡的选材能力。前者书写茫茫大海里军舰上的军人们独特的时间体验,带有一股“不合时宜”却纯正不俗的浪漫主义。后者是一个入狱的自毁型人格的摇滚乐手的酣畅淋漓的自白。有了这样独特的人物和独特的场域,作者完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表达。

3 显然,万玛是带着一种慈悲心去创作电影的,他有时候会模糊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并不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但这反而凸显了他的立场。最近上映的电影《雪豹》延续了万玛一贯的主题,将人物置于传统观念和现代秩序的冲突之中。一只雪豹闯进了牧民金巴的家中咬死了九只羯羊,金巴损失惨重不肯放过雪豹,要求政府赔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因此介入,最后还引来了警察……有趣的是,金巴出家的弟弟正是因为迷恋拍摄雪豹被人称为“雪豹喇嘛”。

在电影中,金巴信仰一种自然观念,自古以来人和雪豹相互依存,雪豹偶尔咬死一两只羊也没有什么,但如今雪豹成为不可触碰的保护动物,牧民成了牺牲者。但另一方面,雪豹之所以变得珍稀,就是因为豹骨值钱,人们不加节制地猎杀……电影的最后,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下,雪豹还是被放走了,它似乎带着歉意地和人类致意,最后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雪豹》有一处超现实的情节,讲述了金巴的弟弟在出家前一天曾经救助过一只雪豹,一年后他又和这只雪豹重逢。但此时出家的喇嘛因为闭关一年,体力不济,已经奄奄一息。他愿意雪豹把自己吃了,以肉身作为一种布施。但雪豹竟然将其背起来,把他送回了家。

这不是万玛电影第一次出现梦境,《气球》《撞死了一只羊》都有梦境的描绘,在他的电影中,梦幻与现实总是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仿佛在提示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万玛去世后,不少观众想起了电影《静静的玛尼石》的台词:“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他一生行善积德,灵魂一定会往生天界的……”这段话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或许觉得寻常,但如今再看,的确犹如箴言一般。所幸的是,我们依然可以在文字和电影中与万玛重逢,并且一再地与之对话,常看常新。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影评人)

青年说

我的母亲是一名游泳池管理员。因此,从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那段时间,我少年时代的所有夏天,几乎都在水中度过。像是奇迹般地,我喜欢游泳。十多年前的公园露天泳池,并不像现在城市里的小小恒温泳池,总是深且宽阔,一下扎入深水区,要差不多两米才潜到底部。我爱水底的寂静。每天下午四五点时,阳光斜斜地透入水中,形成亮黄色的、变幻不定的闪烁光斑,粼粼的波光在水底晃动着,非常迷人。有时候,小伙伴也会跟我一起来,但我大部分时候总在独自一人埋头游泳,从泳池的一头游到另一头,再从另一头游到这一头,如此反复,孜孜不倦。游得多了,我的动作越来越像水中生物。很多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巨大的水螅,修长的四肢悬在水平面上,手臂一展,脚部蹬动,便无比轻盈地向前滑动,就连呼吸,也已经有点微妙到难以感知的地步了。

浅蓝色的,荡漾着柔和阳光清澈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迷住了我,很多年后,当我提笔创作小说时,总会想起年少时那一并近似无限透明的蓝。

水中有片刻的孤独。当我潜入泳池中,隔着莹蓝色的因为晃漾而微微形变的水体打量现实世界的人群,池岸,天空,乃至远山时,似乎获得了一种现世性的安谧,经过淡蓝泳池折透的真实世界,是那么柔美和近乎安然。自己是否因此养成了如此体察现实世界的方式,也未可知。我只觉得,潜入水中以后,隔着水体听见岸上的声音,隐隐约约传来的人间喧响,犹如不凡之梦。

多年之后回看自己的写作历程,我会觉得,写小说是和世界相处的一种方式。犹如那个潜入清凉水域窥看人间真相的我,某种程度的疏离和孤独给予了安全感。因着这份安全感,我可以娓娓道来说出超然的,散发着淡淡美丽的故事来。在自我与现实之间隔了一层近乎透明的温柔的水体,这种方式,可能是对现实的温和处理,这里有包容和接纳,在有缓冲和性质的水体的状态中,同时包容了现实的美好和丑陋,创造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现实。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与现实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很多时候,我都尝试着在作品中探索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应该说,处理自我与现实的关系,这也是大多数作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一开始的创作,或者说一开始写小说,我想的是创作一个和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但到了下笔阶段,我发现自己的笔触实际上贴着现实世界的丰富肌理在走,人物的生命力紧紧地攫住了我,我意识到离开真正鲜活的人去虚构一个世界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在写的过程中,现实世界的丰富肌理本身充满了诗意和探索诗意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打个比喻来说,就是粗糙世界里的神秘灵光,有一点点令我恍然和迷离。所以我觉得写小说是非常美的一件事。

《迷星》和《手珍》是我最先创作的小说,从一开始,我就注意把握现实世界的隐约美感。《迷星》中的拇指男孩也好,《手珍》中的迷幻妻子也好,自己仍是想要透过某种恍然性来刻画现实世界的一丝一笔。在《寺雪》中,尽管我着力描绘这古寺中的剔透现实,仍然没有放弃这种意识的迷离性,故事清清爽爽,却在某种恍然中戛然而止了。我大概还是愿意仔仔细细描绘故事,而从中折透出某种神秘幽光来的吧。

自己和现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这种紧张也通过创作传递到了书中的主人公身上。作为某种程度的对抗,我其实不太希望自己的主人公过于适应这个现实世界,我其实对于描绘那些已经能在现实中游刃有余的人物不太感兴趣。

小说里的年轻男女或是孩童,在他们身上能够保有某种与现实产生疏离的,幼嫩感的东西。写作的过程说到底,就是描绘这种疏离感。在心灵与现实不断摩擦、纠缠再生和愈合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故事。有时我会想起安徒生笔下的豌豆上的公主,那种即便经过十二床垫子所掩盖依然觉得很难过的感觉。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这个公主很脆弱,成年后看来,却觉得这种敏感的东西很珍贵。

在我小学毕业时,给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愿你永远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毕业赠言是写给班上一个调皮捣蛋的男生的,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好,大概会对这样的祝愿感到难以理解。事到如今,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还是小学生的自己,会写下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老成持重的毕业祝福。可能对别人的祝福就是对自己的期望吧。如今想起来,我把年少时候的许愿投射到了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身上。

在《世界尽头的女友》这部小说集中,从《蜻蜓之翼》到《幼稚园往事》,以及后来的《阿野理发店》,我仍在细部搜索着人物的微光,譬如《蜻蜓之翼》里那薄如蝉翼的耳朵,《阿野理发店》头顶显现的面容,而到了《白蛇》《家族事件》和《写她名字的水》,人与动物之间界限变得愈发微妙。如何把握真实世界和幻想之间的界限,在我看来,人物情感的真挚性是非常重要的。创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幻想小说的作者是非常容易“天马行空”的,在幻想的时候故弄玄虚一下,写出夸张之作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我更愿意用专注细腻的笔触来描绘,写作真诚的作品。

《世界尽头的女友》这篇小说对我而言,犹如一段喧嚣远去的时光,将自身记忆深处的乐队经历提炼成小说,满是青春迷惘的无限追念。大学一年级时,我与朋友组建了乐队,几名成员都是男生。长得很像科本的男主唱对我说,“我们想要的,正是鼓手女孩给乐队带来的阴柔气质。”多年之后,正是他的这句话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小说。

我总在上午写作,下午游泳。写作也好,游泳也好,都是既孤独又沉默的运动。穿过广州大道北喧嚣的人群,在十几层高楼的露天泳池上,置身于人群和天空之间蓝色水域,我仍像从前那样游泳。略带都市幻感的无限透明的蓝,由此蔓延开去。

(作者系青年作家)

那近似无限孤寂而迷离的蓝

■温文锦

青推荐

洞见“局部”中的现代青年生活

■王战省

当下社会生活瞬息万变,消费主义、大数据、社交媒体、手机依赖症……日益原子化的个体在大时代的裹挟下急促向前。如何抵达文本创新,或许是摆在广大写作者面前的时代命题。青年作者李潇潇有对当下生活的敏锐洞察力以及朝气蓬勃、敢于突破的探索精神,其新作《现代生活手账》充满了大胆的形式实验色彩。

书中第一部分的三篇小说依次是《朋友圈》《公众号》《直播间》。作者让文本高度视觉化,把当前大众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手机阅读的形式高度还原在纸上。这种还原不是简单的截屏,而是必须有文学的质感,符合文学表达的内在规律。因此,作者首先要对现代生活场景有充分的观察与思考,熟悉真实生活语境中的表达方式,然后将自己的书写意图用恰当的语言顺畅地嵌进新媒体的话语范式中。

譬如在《朋友圈》中,读者看到的是主人公所发布的全部朋友圈动态。“分组可见”“好友评论”是朋友圈这一功能的两大特性。作者通过不同的分组标签叙述充满层次感,“仅同事可见”“仅自己可见”“所有朋友可见”,内心独白与不同场景下的发言相互参照,带给读者一种再熟悉不过的窥视感。“好友评论”带来的是极高的叙事效率,较短

充分地显露出她对生活的洞察力和身为作家的敏锐度。

小说中,《白雪》《松针》关注的是古琴、茶这些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状态,远梅、头陀等形象单拎出来都是带着“古韵”的,但是置于故事当中又让人确信其实是活在现实中的,这种反差带来一种穿越时空的趣味。《小男孩》《MK女孩》《大师》的主题包含了当下都市中人们情感、物质和社交、精神的需求。为了在短小的篇幅中展开这些话题,作者摒弃了时空、动作、情绪等要素,只用对话就形成一种快节奏的奇特叙事,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文本的主题。《一艘军舰的意识》《访谈录》则体现了作者不凡的选材能力。前者书写茫茫大海里军舰上的军人们独特的时间体验,带有一股“不合时宜”却纯正不俗的浪漫主义。后者是一个入狱的自毁型人格的摇滚乐手的酣畅淋漓的自白。有了这样独特的人物和独特的场域,作者完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表达。

关注现实生活是作家的固有天性,寻求文本创新是作家的职业本能,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生活手账》就像投向深潭的一块石头,作者李潇潇以此建构了青年作家的形式感,让我们对文学如何书写现实生活充满期待。

(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